

「免害」云云？至於敗鼓皮，蘘荷，豆豉等物，何以能使中毒者知蠱主姓名，我此刻尚不很懂。豆能避邪，故豆豉亦能避邪歟？閱者中有願見教者否？

十一月二十日寄出

蘇曼殊絳紗記之考證

柳亞子

楊鴻烈在蘇曼殊傳裡講：『絳紗記是叙述他和他的朋友薛瑛（夢珠）一些零碎的情史，地方大概不出廣州新加坡蘇州之間，但這兩個主人翁誰是曼殊，就分別不出了。』我以為書中的曼鸞和夢珠，都是曼殊一個人的化身。陳獨秀先生在序文中說得好：『曼鸞與其友夢珠行事絕相類，莊周夢蝴蝶，蝴蝶化莊周，予亦不暇別其名實。』那明明說曼鸞夢珠，是一而二了。花月痕的作者魏子安，在書中化身做痴珠韓荷生兩人，痴珠和秋痕的悲劇，荷生和采秋喜劇，恰恰是一個對照，所謂正面反面的寫法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甄寶玉，我疑心也是曹雪芹自己正反兩方面的化身。本書中曼鸞和夢珠，

雖然同是悲劇的搬演者，但『曼鸞存而五姑歿，夢珠歿而秋雲存』（獨秀序文語），也恰恰是一個正反面的對照了。所以書中的曼鸞和夢珠，都在影射着曼殊自己，是毫無疑義的。近人有誤會的傳說，說曼鸞並不是曼殊，只是曼殊的友人，所以絳紗記並非曼殊所做；這實在是絕大的錯誤。他們只知道夢珠是曼殊的諧聲，而沒有明白獨秀先生『莊周夢蝴蝶，蝴蝶化莊周』兩語的意氣，實在是被作者瞞過，總算上了曼殊一個大當了。

夢珠影射曼殊，在文字上是很明顯的。薛夢珠和蘇曼殊，都只是一音之轉罷了。夢珠名瑛，正影射曼殊的名玄瑛；而且曼殊與友人書札，有時也只署一個瑛字。慧龍寺是曼殊本師贊初長老出身的所在，所以曼殊自稱慧龍寺僧（見梵文典自序）。印度，暹羅，耶婆提，都是曼殊處錫的地方；不過沒有聽見他到過緬甸，而黑齒國更不知在哪裡，大概是寫上湊湊熱鬧的。陽文愛就是楊仁山，程敬原就是陳散原（伯嚴），砥涇精舍就是砥垣精舍；曼殊做英文教授，據拜輪詩選自序是在一九〇

五年的事情。居蘇州滾繡坊，是一九一三年。曼殊和鄭桐蓀很要好；桐蓀是江蘇吳江盛澤人。曼殊兩次到盛澤（一九一二年冬——一九一三年夏）都住在桐蓀家裡；而滾繡坊却是桐蓀老兄詠春的寓所，在蘇州鳥鵲橋相近，曼殊在那裡住過一個暑期。亞東本絳紗記第三三頁：『余流轉乞食，兩閱月，至蘇州城，細雨漫漫，沾余衣袂。余立酒樓下，聞酒販言，有廣東人流落可嘆者，依鄭氏處館度日，其人頗有瘋症，能食酥糖三十包，亦奇事也。』這就是曼殊在蘇州的一段故事了。（以前，曼殊也曾住過蘇州，任吳中公學教授，在一九〇三年。）教習安徽高等學堂，是一九一二年冬天至一九一三年春天事，正和鄭桐蓀同校；那時陳獨秀先生也在此校，不曉得是當校長還是教務長。在湖南岳麓山，是一九〇三年事；燕子龕殘稿畫跋，所謂『癸卯參拜衡山，登祝融峯，俯視湘流明滅』者是也。鄧尉聖恩寺，是曼殊所常常提起的地方，只不曉得他是哪一年去過罷了。曼殊在香港讀過兩年英文（據斷鴻零雁記），他的先生是

西班牙人，姓羅弼，名莊湘。書中說曼鸞在香港皇娘書院與夢珠同習英文，也許皇娘書院就是曼殊的母校，而莊湘就是該校的教習了。但香港究竟有否皇娘書院，我却不知道，只是猜想罷了。）

秋雲是曼殊理想中的戀人，書中敘述戀愛的關係，却和斷鴻零雁記中的靜子，有些相像。斷鴻敘靜子傾心於三郎，而三郎怕被情網所罩，終於避地以謝之，沈其所贈鳳文羅簡之屬於海中。其理由是：『余實三戒俱足之僧，永不容與女子共住者也。』本書敘秋雲第一次和夢珠相見，秋雲『意甚戀戀』，而夢珠『不顧』；秋雲解瓊琚佩玉來贈他，却被他『入市貨之』。其後曼鸞在蘇州尋到夢珠，對他『重述秋雲家散，至星加坡苦尋夢珠及遇難各節』，而夢珠復言『吾今學了生死大事，安能復戀戀』。學佛和戀愛，正是曼殊一生胸中交戰的冰炭。寫三郎對付靜子如此，寫夢珠對付秋雲又如此。無怪他的本事詩十章內，要說『還卿一鉢無情淚，恨不相逢未髮時』了。

曼鸞也是曼殊的化身，麥五姑我疑心是影射雪梅。

舅父趙翁，或者在影射曼殊的假父蘇某。據陳去病說，蘇某是做茶葉生意的，而書中述趙翁『販茶爲業』，也是一個小小証據了。五姑的父親麥翁，在影射雪梅的父親，就是斷鴻零雁記中的另一『父執』。雪梅父因三郎假父身死而悔婚，五姑父因曼鸞舅父產破而悔婚，正是同一機軸。雪梅爲三郎腸斷，終至『玉葬香埋』，五姑以乾血症『長歸天國』，結局同一悲慘，可見五姑是影射雪梅無疑了。斷鴻零雁記叙靜子和雪梅兩段情史，我疑心都是事實。曼殊在此書中以秋雲影射靜子，五姑影射雪梅，真是所謂舊夢重溫了。

還有一個西班牙女子碧伽，也是和曼殊頗有關係的人。碧伽的父親是莊湘老博士，而莊湘老博士實際上就是曼殊的英文教師。（我在上面說過，也許就是香港皇娘書院的教員。）莊湘有女兒雪鴻，頗會屬意於曼殊。飛錫潮音跋：『嘗從西班牙莊湘處士治歐洲詞學，莊公欲以第五女公子雪鴻妻之。聞黎（曼殊）垂淚曰：「吾

証法身久，辱命奈何？」范公爲整資裝，遂之扶南」。下面又說曼殊『又將燕子箋譯爲英文，甫脫稿，雪鴻大家携之瑪德利，謀刊行於歐土』。還有，曼殊題拜輪詩集小序：『西班牙雪鴻女詩人，過存病榻，親持玉照一幅，拜輪遺集一卷，曼陀羅花與含羞草一束見貽，且殷殷勗以歸計。嗟夫，予早歲披髮，學道無成，思維身世，有難言之恫；爰扶病書二十八字於拜輪卷首，此意唯雪鴻大家心知之耳。』可見雪鴻對於曼殊的交誼了。斷鴻零雁記第六章也說三郎曾從西班牙羅弼牧師治歐文二載，當三郎從香港東渡，別牧師夫婦時，『其女公子曳蔚藍文裾以出，頗有愁容，至余前，殷殷握余手，親持紫羅蘭花及含羞草一束，英文書籍數種見貽。』在第十章和第十九章中，都曾提及羅弼女士；而在第十九章中，靜子還和她吃了一次乾醋。我以爲羅弼牧師就是莊湘，羅弼是姓，莊湘是名，兩處都說是西班牙瑪德利人，恰恰相合。潮音跋有『携之瑪德利』語。斷鴻十九章：『彼馬德利產，其父即吾恩師也。』又曼殊有答

瑪德利莊湘處士書，見燕子龕殘稿。而雪鴻大家，當然就是羅弼女士了。本書的碧伽，我疑心就是雪鴻。碧伽或者是別號；也許是曼殊送給她的，和賈寶玉替林妹妹題別號一樣。燕子龕殘稿曼殊與某君書：『碧迦君相見否？久不寄箋，懼增伊鬱耳。』可見碧伽確有其人了。

書中還有一個玉鸞，不知是誰？燕子龕殘稿有爲玉鸞女弟續扇詩一首，民國雜誌沒有『女弟』兩字，大概也是曼殊的女朋友了。

曇諦法師別見碎簪記，和法忍禪師都是曼殊西湖的遊侶。

絳紗記中可以考証的人名，大概盡在於此了。下面還有幾句附帶的話，是徐沈玉君告訴我的。他新近在寂寞程生所做的西冷異簡記中，發現了曼殊的一首佚詩。詩的原文是：『芳草天涯人似夢，碧桃花下月如煙。可憐羅帶秋光薄，珍重蕭郎解玉鈿。』此詩在異簡記第十章內，說是夢珠上人所作。我們既證明夢珠是曼殊，此詩爲曼殊所做也可無疑的了。書中還有其他幾段，提及

夢珠的：『夢珠上人絕句，婉麗清怨，始不亞飛卿。』彼斯時浮身何地耶？……聞尙在東京。』『余前於某雜誌讀彼小說兩篇，奇情幻筆……』。徐君以爲都和曼殊身分吻合；而所謂某雜誌的兩篇小說，就是登在甲寅雜誌的絳紗記和焚劍記。我也以爲徐君的推測頗足徵信。寂寞程生不知是誰？西冷異簡記初見甲寅雜誌，後來又和絳紗焚劍同列亞東圖書館出版的名家小說內。我因在意外發現了曼殊的一首詩，而又和夢珠的考証有關係，所以附帶着在此發表了。

『綠屋』

品清

這間小小的『綠屋』算是我月餘來的棲身處所，是我的家。因爲走進門來差不多見到的都是綠色，所以評梅說就叫做『綠屋』好了。

在月餘以前這『綠屋』原是一間塵土堆積蛛絲封閉得如像枯葉一般萎敗的房子，是評梅費去了兩日工夫幫着我締造成這樣的。當日，我懷着滿腔憤慨走出了『紅